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当代语境中的解读

MAKESIZHUYI ZHEXUE
ZAI DANGDAI YUJINGZHONG DE JIEDU



ISBN 978-7-5161-0099-8

9 787516 100998 >

定价：42.00元

学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哲学流派。但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他哲学批判得多、肯定得少。这是由当时的语境决定的。但到了20世纪特别是21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全球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等。面对这些新情况，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流派的关系。本书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在《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章中，作者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对立的一面，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融合。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在人性、人道问题上有许多交融点，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在对待“仁爱”的态度上越来越趋于一致，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一起，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还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必须采取传统文化的形式。

总而言之，本书的创新点较多，这是作者多年深入思考的结果。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重复引用较多，各部分的结构有些松散，有的地方比较粗糙、不够深入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作者的进一步努力，也有赖于学界同人的无私帮助。

能独立存在且经久不衰的原因。当然，人文主义与神学、科学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联系被割裂开了。其表现是：片面强调人文主义与神学的对立，认为二者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二者的联系是不可能被注意的、也不可能被客观地探讨。另一种倾向是片面强调科学的作用，置人文于可有可无的地位，甚至用科学来囊括人文，把人文看做科学的一部分。这两种倾向都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后果。因此，协调人文主义与神学、科学的关系，使它们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实现良性互动，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

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也考察了人的问题，他称自己的哲学为人本学。人本学必须首先研究人，以人为出发点。他指出：“真理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理性；是生活，而不是那停留在纸张上、且在纸张上求得其完全而相适应的存在的思想。”^① “……动物只有单一的生活，而人却具有双重的生活。在动物，内在生活跟外在生活合而为一，而人，却既有内在生活，又有外在生活。人的内在生活，是对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的生活。”^② “……人自己意识到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③

循着人本学的思路，费尔巴哈还揭示了宗教的秘密。他指出：“人的异于动物的本质，不仅是宗教的基础，而且也是宗教的对象。可是，宗教是对无限的东西的意识：就是说，宗教是而且只能是人对自己的本质——不是有限的、有止境的，而是无限的本质——的意识。”^④ “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所以，对象所加于他的威力，其实就

^①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③ 同上书，第30—31页。

^④ 同上书，第30页。

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①三是费尔巴哈关于爱的观点，仅局限于理论的范围，因而显得抽象和空洞。费尔巴哈对爱情有独钟，他把爱确定为人的本质的核心，他认为爱是人生存的目的，爱是无限的，通过爱，上帝与人、精神与自然获得了真正的统一。这些观点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如何实现爱。在一个充满异化、人不被当人看待的社会，光高喊爱的口号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害的。要真正实现爱，首先必须面对异化、分析异化的根源，提出并努力实施消除异化的措施。费尔巴哈并没有在这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仅囿于对爱的理论分析。因此，费尔巴哈关于爱的观点是抽象和空洞的，是难以付诸实施的。

三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

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以他独特的视角进一步考察了人的问题。他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② 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这一命题中的人还是比较抽象的，但已开始向现实转化。

马克思紧接着探讨了人的本质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有三个层面：人是自然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人是社会存在物。与人的三个层面相对应，人的本质也就有自然本质、类本质、社会本质。关于类本质，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③

马克思还分析了人的社会本质。他指出：“不论是生产本身中大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 页。

^② 同上书，第 9 页。

^③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7 页。

团和气地痛饮吧!”^① 恩格斯的否定是基于如下的原因：费尔巴哈把爱泛化了。不仅如此，费尔巴哈的爱的观点还严重脱离了实际。因为费尔巴哈生活的时期，社会严重不公，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侈谈爱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并且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因为费尔巴哈的爱的观点有问题，就否定爱本身。爱是不能否定的。如果否定了爱，那社会就将是一个人与人互相仇视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社会。正因为如此，许多宗教都宣扬爱的观点。中国的儒学也提倡爱的观点。宣扬和提倡爱的观点，对人的教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助人为乐的事迹，与宗教的宣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即使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爱也是目的。因为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把斗争视为目的，只管斗来斗去，这样的斗争有什么价值呢？不仅没有价值，反而还摧残了人性、破坏了社会。因此，斗争本身是不能成为目的的，爱才是目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要进行斗争，是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肯定是一个爱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友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值得人们追求，才能成为人们的信仰。

三是马克思继承了人文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思想。他也是从人出发的。但他很快就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为了解决现实人的问题，他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阶级斗争理论、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本质的复归，为了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诸多的误解。这首先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分为成熟和不成熟两个阶段。这种划分的方法有其客观依据，也符合人的思维的规律。但问题是不能把二者机械分割、甚至对立起来。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是屡见不鲜的。实际上，两个阶段更多的是一致。例如，马克思是从抽象的人出发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没有多少区别。但马克思很快就从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人。这一过渡使他创立了劳动异化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创立是为了解决现实人的问题。这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就是：人的本质的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6 页。

解。肢解后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时甚至变成了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例如，有人只提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观点，而不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有人只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而不提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观点；有人把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看做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的观点，而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人道主义观点持批判态度；等等。

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从理论上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是一种无赖行径。而从实践上来看，其危害是严重的，有时达到了祸国殃民的地步。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限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抛于一边，结果出现了一系列违背人道的事件。这对当事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对国家和民族也是极其有害的。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噩梦，其危害是严重的，其教训是深刻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仍然背负着“文化大革命”的包袱，仍然需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余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肢解马克思主义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肢解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其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这种片面理解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前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对立起来，有人只取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成熟部分。另外，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既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继承者身上、也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身上。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为了解决当前的某些问题，就把马克思主义中与问题有关的部分拿出来作为理论根据。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却很容易导致肢解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某一部分指导下去解决问题，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情况：这某一部分就代表马克思主义，或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如果重复多次，就相对固定了。这种肢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大量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在肢解马克思主义。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的各个部分对立起来，用其中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例如，用前期部分反对后期部分。除此以外，他们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用这种方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

不管是片面的理解，还是实用主义的态度，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因此，这两种倾向都是应当坚决摒弃的。正确的态度是：把马克思主

义当做一个整体来理解。这个整体既有出发点和归宿，又有手段和目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这个整体将不断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却会永葆青春、永放光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争论。传统的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哲学工作者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有什么根据呢？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为什么要改变世界？就是因为世界被异化了，人的本质丧失了。这集中地表现在工人阶级的非人遭遇、悲惨生活上。怎样把工人阶级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呢？这既需要理论的探讨，又需要付诸实践。要进行理论的探讨，必然涉及哲学。这是马克思研究哲学的动力。但马克思研究哲学，不是为了建立哲学的理论体系，而是找到一种科学、有用的方法和工具。马克思首先把目光聚焦于黑格尔哲学，后又转向费尔巴哈哲学。但这两种哲学都不能解决马克思的问题，于是马克思就开始创立自己的哲学。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哲学的过程中，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基本内核。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过精彩而简明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变革。”^①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在代替的过程中，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无阶级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本质得到了复归，异化问题会被彻底解决。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真髓。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成熟的东西，而人道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不成熟的东西。对于不成熟的东西，在有了成熟的东西后理当抛弃。如果不抛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则极为荒谬。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空中楼阁、就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目标。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只见物不见人，即使见人，人也成了物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是消极的、被动的、机械的，而社会规律就是一切。历史在无情的社会规律中运行，而人则被排除在外。更有甚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一两条简单原理，譬如阶级斗争原理。结果是斗来斗去，不仅使人性衰退为兽性，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这表明，再不能分离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了。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来龙去脉，才能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才能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根深叶茂、生机勃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2—8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2—333 页。

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再解读

摘要：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马克思作了批判性的解读。马克思的解读被恩格斯等继承和发扬。在我们国家，马克思等的解读居于主流地位。我们认为，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还应该有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实质上就是肯定自然人、肯定类本质、肯定爱的积极意义。这不是要反对马克思等的解读，而是要对马克思等的解读作某种调整。

关键词：费尔巴哈；人本学；自然人；社会人；解读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正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出发，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了他们的理论。

一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

费尔巴哈称自己的哲学为人本学。人本学必须首先研究人、以人为出发点。他指出：“真理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理性；是生活，而不是那停留在纸张上、且在纸张上求得其完全而相适应的存在思想。”^①“……人自己意识到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

^①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0 页。

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①

循着人本学的思路，费尔巴哈还揭示了宗教的秘密。他指出：“人的异于动物的本质，不仅是宗教的基础，而且也是宗教的对象。可是，宗教是对无限的东西的意识；就是说，宗教是、而且只能是人对自己的本质——不是有限的、有止境的，而是无限的本质——的认识。”^②“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所以，对象所加于他的威力，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的威力。所以感性的对象威力，就是感情的威力；理性的对象的威力，就是理性本身的威力；意志的对象的威力，就是意志的威力。”^③“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也有这么大的价值，绝不会再多一些。上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自我认识。你可以从人的上帝认识人，反过来，也可以从人认识人的上帝；两者都是一样的。人认为是上帝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灵魂，而人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心，是人坦白的自我；宗教是人的隐秘的宝藏的庄严揭幕，是人最内在的思想的自白，是对自己的爱情秘密的公开供认。”^④

费尔巴哈特别强调爱，把爱当做类本质的核心，甚至要建立爱的宗教。他指出：“爱，是完善的东西跟非完善的东西、无罪者跟有罪者、一般的东西跟个别的东西、法律跟心、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西之间的纽带、媒介原则。爱就是上帝本身，除了爱以外，就没有上帝。爱使人成为上帝，使上帝成为人。爱增强弱者和削弱强者，降低高者和提高低者，将物质理念化和将精神物质化。爱，是上帝与人、精神与自然之真正的统一。在爱之中，平凡的自然等于精神，优秀的精神等同于自然。爱，就意味着从精神出发来扬弃精神，就意味着从物质出发来扬弃物质。”^⑤“爱并不忍受任何限制，它克服任何的特殊性。我们应当为了人的缘故而爱人。

^①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31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③ 同上书，第34页。

^④ 同上书，第42页。

^⑤ 同上书，第85页。

人之所以是爱之对象，乃是由于他是自我目的，是一个够资格具有理性和爱的存在者，这是类之法则，是知性之法则。爱应当是一个直接的爱，而且，可以说只有作为直接的爱，它才是爱。”^① “……爱不外乎意味着通过意志而实现类之统一。类并不仅仅是思想，它存在于感觉之中，存在于意念之中，存在于爱的潜能之中。灌输给我以爱的，正就是类。类之心，是一颗充满着爱的心。这样，基督作为爱之意识，就是类之意识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基督，是对我们的统一性的认识。因此，谁为了人的缘故而爱人，谁使自己提高到类之爱，提高到普遍的、与人类之本质相适应的爱，那谁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自己了。”^②

二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解读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进行了解读。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③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④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⑤ 他

^①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7页。

^② 同上书，第3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④ 同上书，第2页。

^⑤ 同上。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①“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③

在这里，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观点上，而是向前推进了费尔巴哈的观点。费尔巴哈的最大贡献是：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把彼岸世界归结为此岸世界。但费尔巴哈没有进一步问：为什么人的本质被归结为宗教的本质？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宗教的本质，是由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这种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既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经济上。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异化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二是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三是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四是人与人相异化。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严重的，甚至是尖锐的。在这种对立中，工人阶级被残酷对待，过着贫穷的、艰难的、非人的生活。马克思曾就此指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的奴隶。”^④

显然，要解决劳动异化的问题，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不可能提供有效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18 页。

^④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3 页。

途径。不仅如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还会阻碍劳动异化问题的解决。因为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侈谈人、侈谈理性、侈谈爱，只会削弱工人阶级的斗志，只会对资产阶级有利。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的观点、特别是抽象爱的观点，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例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①

这样，马克思就不得不抛开费尔巴哈，开辟解决劳动异化问题的新的途径。为此，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他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②

如何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这正是马克思毕生探索的问题。马克思首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然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考察。马克思从考察中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③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③ 王正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4页。

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的评价有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着问题，这集中地表现在对宗教爱的传统的否定上面。宗教的爱的传统是不能否定的，因为这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础。这就是宗教在一片“叫骂”声中、一片“打倒”声中，仍能存在并不断复兴的原因。这也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社会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既有量变，又有质变。所谓质变，就是新的社会代替的旧的社会。在这种代替的过程中，斗争往往成为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爱的传统受到尖刻而又严厉的批判。由于宗教是人类爱的传统的载体，它也必然受到攻击和否定，而且否定的声音与日俱增。我们认为，在新旧社会更替的过程中，这种对宗教的批判和否定是需要的。因为宗教已成为旧的社会的维护者。不否定宗教，就不能推翻旧的社会、建立新的社会。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西方的许多学者都猛烈抨击过宗教。这在当时的时代是合理的，因为不如此便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但新旧社会的更替只是一个很短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结束，维护新的社会秩序就成为主要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宗教又变得需要了，于是宗教又开始复兴了。这就是宗教多次“打而不倒”的原因，也是宗教至今仍在世界上兴旺发达的原因。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在新的社会建立后，仍奉行“斗争哲学”。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斗争哲学”的一次实践。事实证明，“斗争哲学”是行不通的，“爱”才是主旋律。“爱”可以以宗教为载体，也可以以非宗教的学说为载体。例如，在我国古代，“爱”的载体就是儒学。儒学讲“仁”、讲“爱”，通过“仁”和“爱”，既教化统治阶级，也教化被统治阶级。这样，儒学就把中国人凝聚起来，并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这样，通过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另一种解读，我们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被马克思的解读、特别是马克思后继者的解读遮蔽了。但这些遮蔽了的东西是社会需要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缺少了这些东西的社会产生了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例如，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斗争哲学”的产物，而“爱”在“斗争哲学”的打压下不断走向边缘、并逐渐失去作用，结果产生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惨无人道的事件。二是这些东西在一些社会中发展起来，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结果使

这些社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人道，更加生机勃勃。因此，我们应当去掉遮蔽，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充分发挥这些东西的作用，以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健康。

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几个问题的辨析

摘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文本，有诸多不同的解读。我们对这些解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分析包括五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宗教背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互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的目的是给马克思主义一个合理的解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问题；辨析

马克思主义作为文本，可以有多种解读。但要使解读合理，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尽量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二是要以实践为标尺。如果离开这两条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就会陷入主观主义和胡思乱想之中。

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可以就马克思本人来进行，也可以结合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来进行。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就马克思本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继承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再准确，也超不过马克思。而且马克思的继承者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往往有意、无意地偏离马克思确定的路线。正是基于此，我们下面主要通过马克思来解读马克思主义。

一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宗教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社会背景。这种背景已有大量的探讨。在这些

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必须建立阶级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无阶级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成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本质得到了复归，个人得到了全面发展，人的异化问题被彻底解决。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包含广泛的内容，但其核心是人类的解放和个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灵魂和真髓。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丧失了来源，丧失了根据，丧失了目标。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空中楼阁、就不再有发展的动力、就会演变为僵死的教条。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只关心物，不关心人，即使涉及人，人也是物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是消极的、被动的、机械的，而社会规律就是一切。历史在无情的社会规律中运行，而人只是一种摆设或玩偶，他们的意志和行动如过眼烟云，不断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更有甚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一两条简单原理，譬如阶级斗争原理。结果是斗来斗去，不仅使人性衰退为兽性，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这表明，再不能分离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了。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来龙去脉，才能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才能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根深叶茂、生机勃勃。

四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互相联系的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不同的阶段，譬如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不成熟阶段和成熟阶段，这种划分有其客观的依据，也符合人的思维规律。但问题是有些学者把二者截然分割、绝对对立起来，甚至主张二者之间是互相否定的。例如，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原来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2—333 页。